

複音詞的產生主要是應詞滙內部調節需要

許威漢

上海師範大學

呂叔湘1993年的現代漢語詞滙學術討論會寫的一封信(「我的一點希望」)中說過這樣的話：「單音詞和多音節合複合詞，在漢語詞滙發展中變化很突出，特別是由單音節詞發展為雙音節的複合詞。研究這種發展變化的原因和它們各自的特點很有意義。」(《詞滙學新研究·呂叔湘代前言》，語文出版社，1995年版)研究意義誠然重大，研究難度卻不小，且涉及的問題多，情況複雜，自非一日之功所能窮其所以。今茲僅就若干視點進行考察，粗述複音詞產生的主要內在因素；深入開掘，全面疏理，科學揭示其規律性，兼折同語音、語法諸要素間的聯繫，當有待來日。

下面只先依現存文獻材料談談詞滙內部調整的幾個側重點。

(一) 突破語音(音節內部)構詞的局限

從由單音詞到複音詞的發展過程看，經歷著語音構詞和語法構詞的歷史路線。語音構詞是改變音節內部聲、韻、調某要素來造成新詞。比如「敦」這個單音詞，具有dūn、dūi、dù、dùn、diāo等讀音(馬瀛《破音字舉例》還說「敦」有九個讀音)，讀dūn表示敦樸，讀dūi表示敦比(治理)，讀dù表示敦槃(禮器)，讀dùn表示敦丘(不高的土山堆)，讀diāo表示雕琢。又比如《詩大序》「風，風也」，前一個「風」是詩的一種名稱，後一個「風」是鼓動規勸的意思，讀的時候，後一個「風」要改變聲調，表示注字和被注字意義有所不同。其他像《易經·序卦》「蒙者蒙也」；《孟子·滕文公上》「徹者徹也」也是這樣。到了東漢，劉熙撰《釋名》還沿用這種方法，說「傳，傳也」、「觀，觀也」。這種方法，清代學者顧炎武、段玉裁、錢大昕都以為起於六朝經師釋義，則屬誤解。先秦以來的語言史實就是要改讀的。試想，如果不改讀，那麼這樣的注釋就毫無意義了。(今人解為以同字的常用義釋非常用義，仍乏理據。)這種變化單音節詞某要素來造成新詞的語音造詞，在先秦生產力極為低下，人們的生活領域和認識視野比較狹隘、詞滙不很豐富的情況下，還能勉強滿足交際需求；漢代偶而為之，亦未顯大弊。後來隨著社會和人認識的發展，這種單音詞的物質結構便不能有效地承擔新的交際任務。面臨的難題是：繼續改變音節讀法，勢必使音系進一步複雜化；或者增加新音節，同音詞隨之大量增加，都很不

利於交際職能的發揮。基於這一實際，單音節形式日益被突破，從而先後幾乎全方位地轉向語法造詞，即單音節有規則地搭配而成複音詞和凝固性詞組，語音造詞逐漸被語法造詞所取代。對此，程湘清《先秦的雙音詞研究》（載《先秦漢語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在談到語音造詞時指出：「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漢語走向雙音化的主要原因是語音系統的簡化。我們認為，這是因果倒置了。應當說，正是詞語的雙音節化才導致語音系統的簡化。」程湘清的話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然統觀全局，不妨這樣認為：語音系統複雜化激發詞滙複音化，詞滙複音化引致語音簡化，語音簡化再反過來促進詞滙複音化。

詞滙複音化成因問題，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理論問題。過去這方面的代表性論點是高本漢和王力提出的，公式是：語音簡化造成同音詞增加，為區別同音詞，漢語詞滙逐漸複音化。後來王力對此補充說：「漢語複音化有兩個主要的因素：第一是語音的簡化；第二是外語的吸收。」同時又說：「即使語音不簡化，也不吸收外來語，漢語也會逐漸走上複音化的道路的，因為這是漢語發展的內部規律之一。不過，由於有了這兩個重要因素，漢語複音化的發展速度更快了。」（《漢語史稿》中冊342、343頁）王力說到語音不簡化詞滙也會複音化，但沒有說明那是為甚麼。不過我們可以從中理解為：語音簡化和外語吸收（周初就吸收「輕呂」——劍、漢代吸收「葡萄」等），是詞滙複音化成因加速劑。音譯外語較多用複音節。王國維嘗言：「周秦之語言，至翻譯佛典之時代而苦其不足；近時之語言到翻譯西典時，又苦其不足。」（轉引自《漢語景教文典詮釋》，三聯書店，1996年版），外語吸收對漢語複音化是舉足輕重的。盡管如此，語音簡化和外語吸收都是複音化「加速劑」。還不是複音化的根據。複音化的根據是漢語孤立語這個語言類型的本質特點。漢語孤立語的詞滙複音化的因素不是單一的，除了上述因素還有其他因素。

（二）制約單音詞語義模糊性

單音詞的多義性，這是眾所周知的。比如「士」指男子，可又指奴隸主貴族的最低一級，指具有某種品質或某種技能的人，指執法者，指讀書人，指勇士或士兵等等。單音詞具有多義性特點，使用上靈活性也更大。比如「嚴」指程度既可表示一般的程度，相當於複音詞「嚴肅」乃至「嚴格」的意思；也可以表示嚴肅而達到厲害的程度，相當於「嚴酷」的意思。這些差異往往難以純從「嚴」詞面上加以判定，得以待定語境和史實中進行考察。用「嚴」構成「嚴肅」、「嚴格」、「嚴酷」這樣的複詞，就容易從詞面上判定意義了。單音詞具有多義性和靈活性，信息負荷量一般都比較大，相應地模糊性也比較大。十分典型的例子是「辟」字（詞），《中華大字典》曾列有七十個義項，以「辟」為詞根構成一系列複詞，信息負荷量就分散了。單是其中表示天子或者諸侯君王的通稱意義以及與此有關意義的複詞，就有「辟王」（君王）、「辟公」（諸侯）、「辟召」（因推薦而徵召人士）、「辟

仗」(皇帝出行的車駕前面清道的儀仗隊)、「辟言」(合於法度之言)、「辟剡yǎn」(書牘薦授官職)、「辟書」(徵召的文書)等，分承「辟」所負荷的巨大信息量而自成意義條貫。「辟」的其他義項也是這樣。前面談到的「士」，用為詞根而構成複詞，當然也是這樣。要之，結構單位小(單音詞)，模糊性大；結構單位大(複音詞)，模糊性小。複音詞大量產生相應地制約了單音詞語義的模糊性，大有利於語言交際職能的發揮。這一結構單位大小和模糊性大小成反比的規律性，前賢時秀固然都沒有提到，可是語言事實就是如此，可以經受邏輯檢驗與實踐檢驗而得到真理性的證明。

(三) 使詞義互補、語法功能專一

同樣由於單音詞的多義性、靈活性，不利於語言交際職能的發揮，某一個單音詞與另一個單音詞意義相近(都就其中某義項而言)而構成複音詞，使意義相互補足、相互制約，以增強明晰度。這僅從《說文》的闡釋中便可看到後來許多複詞的構成及其聯繫。比如：「歌、咏也；咏，歌也」構成「歌咏」。「琚，治玉也」，「琢，治玉也」，構成「琚琢」。「惶，恐也」；「恐，懼也」，構成「惶恐、恐懼」。「稅，租也」；「租，田賦也」，構成「租稅、稅賦」。每組的共同基礎是意義相同或相近，否則便不可能構成互補互制的複音詞。這類複音詞在漢語詞匯是大量的，在先秦，《左傳》中的複詞，這種構詞類型最多。並且其中不少由臨時的組合而趨向凝固。

有些常用的單音詞兼職過多，語法功能不專一，意義不顯豁，複音化以後，各自分承聚合，詞性穩定，意義顯豁。比如同是一個「一」字，除了用來表示數目，用在「一遵蕭何約束」裏是副詞「一概」的意思，用在「以一其人之視聽」裏是動詞「統一」的意思，用在「用心一也」裏是形容詞「專一」的意思，用在「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裏是副詞「一旦」的意思，用在「一更其手」裏是代詞「一切」的意思，這些在複音化成「一概、一律」；「統一、一統」；「專一、純一」；「一旦、一朝、一曙」；「一切、一應」等等，功能專一了，意義顯豁了。

(四) 使語詞明確、精煉、生動

一般說來，詞的明確、精煉、生動，是從成片的語言中體現的，孤單單的一個詞，說不上明確、精煉、生動問題。那主要是從修辭上展示「文質相資」著眼。這兒是就構詞自身而言。已往有過零散的有關說法，專門從構詞上闡述的不多見，現在擬試作若干分析說明。

前面說過，複音詞詞素意義互相制約補足，使詞義明確。現在為了更便於理解，再拿現代漢語詞例來看，事實顯示得更清楚。比如「衣」的同音詞有「一、伊、醫」等等，它們音同義殊。為求詞義明確，「衣」說成「衣服」。「架」的情況也一樣，同音詞有「假、

嫁、薦」等等，它們也音同義殊。為求詞義明確，「架」說成「架子」。可是當說到「衣服架子」時，又嫌繁複；為求精煉，四音節壓縮成雙音節詞「衣架」（參引文煉用例），類此的有「衣鈎、衣料、衣箱、衣櫃、衣櫥」等等。

雙音結構表達方式又跟漢族人民的習俗愛好，心理素質有密切聯繫。漢族人民自古以來形成一種講究對稱的審美觀點，這在美術、音樂、雕刻、建築等方面都有反映，反映到語言上，就是講究成雙成對的語言片斷和節奏，單音節要變成雙音節，三音節要變成四音節，同時又要求在成片的語言場合奇偶相間而重偶數，並使奇數起調節作用，更好表現節奏勻稱美。這不限於複合詞，就連一些原本獨立成義使用的「暖」譽「昧」、「巍」與「峨」、「崦」與「嵒」、「綱」與「繆」、「婀」與「娜」之類也凝固成聯綿詞。「曖昧」、「巍峨」、「崦嵒」、「綱繆」、「婀娜」。「崑崙」原先只有一個音節「崑」（「山」是後加的），後來也發展成雙音聯綿詞。還有採用修辭手法如比喻、借代、用典、委婉等而形成的固定說法，也往往是複音詞，像「欲壑」（比喻）、「朱門」（借代）、「墨守」（用典）、「更衣」（委婉）就是。這些都是從複音詞整體性角度認知的。如果從複音詞音節自身角度透視，各音節間聲音的有機配合，也形成了音節美。許多雙聲疊韻詞的音節的構合，在體現偶數的同時，使人產生聽覺上的美感，聽起來和諧悅耳，達到偶數與聲韻美同現，二者相輔相成。我們知道，雙聲詞、疊韻詞由於音節中某一構詞要素（聲母或韻母）有規律地重複出現，造成了音素的回旋，因而具有和諧悅耳的美感。比如：

流利（雙聲）——聲母 l 隔了一定時段後重複出現。

爛漫（疊韻）——韻母 an 隔了一定時段之後重複出現。

這種規律性的音素表達，十分符合漢語音節結構特點。有些成語唸起來和諧悅耳，也正是雙聲疊韻構成的，比如「琳琅（雙聲）滿目（雙聲）」、「汹涌（疊韻）澎湃（雙聲）」之類，係由雙聲疊韻構成了節拍群。雙聲詞疊韻詞的聲音表現往往寓有人的心理傾向。比如雙聲詞「柔弱」、「軟柔」、「懦弱」、「忍弱」是「日」母字——「日」母一系列的字常是表示柔弱、軟弱的概念以及與此有關的概念；「光芒」、「剛強」、「強壯」、「堂皇」都是「陽」韻字——「陽」韻一系列的字常是表示光明、昌盛、廣大、長遠、剛強等的概念。雙聲詞、疊韻詞的構成，聲音上的選擇和意義上的選擇相聯繫，體現了構詞上音義的有機結合及其分佈網絡。

主要參考論著

- 《詞匯學新研究·呂叔湘代序》（語文出版社）
- 《王力文集》（山東教育出版社）
- 《先秦漢語研究》（程湘清主編，山東教育出版社）
- 《古音概說》（李新魁，廣東人民出版社）